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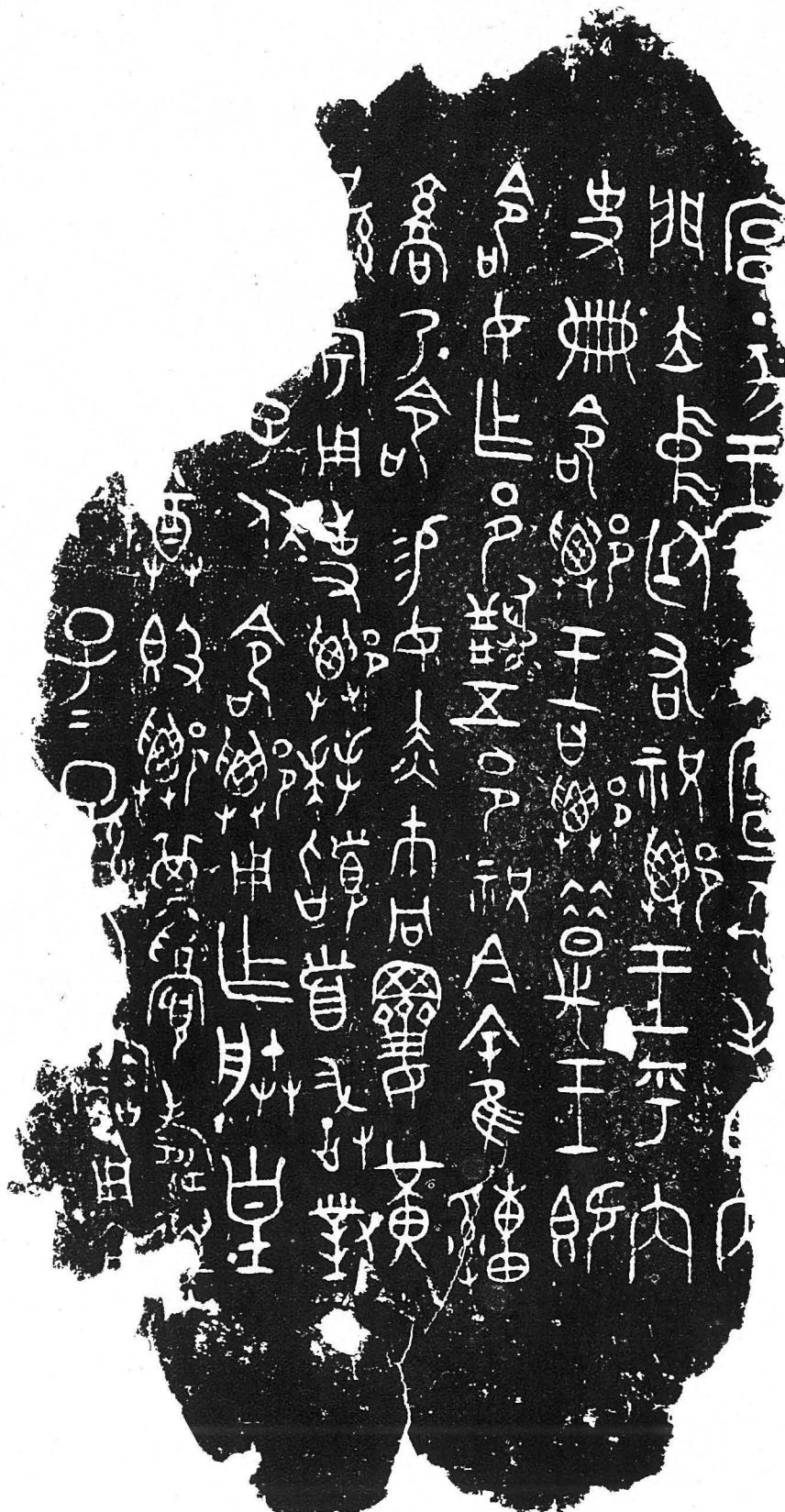


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一
(原樣大在第十三卷中)

壬午歲仲冬月
 作此器于西周
 用以藏之
 余六子
 父子共
 用之

邾襄三 古器物銘

160-3



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二（原樣大在第十四卷中）

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

款識法帖殘葉跋

徐中舒

石本發現

本所於十八年九月開始在午門城上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時，即發見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三面，四周並皆破損，以今通行刻本校之，知在十三、十四兩卷中。考內閣藏書，原儲於文淵閣東閣，實合宋金元明四代文淵閣藏書之書而匯于一。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四，文淵閣書目跋云：

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，節次解發，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。

而洪容齋隨筆亦云，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，靖康蕩析之餘，盡歸於燕。元之平金也，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，載送燕都。及平宋，王承旨構，首請輦送三館圖籍。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，且括江西諸郡書板，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，至大都。明永樂間勅翰林院凡南北所儲書，各取一部。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，載書百櫃，送北京。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，四出購求遺書，皆儲之文淵閣內。相傳雕本十三，抄本十七，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。縹緲之富，古未有也！

正統六年（西一四四一）楊士奇等打點閣中書籍，編爲文淵閣書目。四庫全書題要云：

是編有正統六年題本一通，稱各書自永樂十九年（一四二一）南京取來，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，未有完整書目。近奉旨移貯文淵閣東閣，臣等逐一打點清切，編置字號，寫完一本，總名文淵閣書目，請用廣運之寶，鈐識備照，庶無遺失。

明代帝王好學者少，中祕所藏雖富，亦土苴視之，立法苟簡，盜竊隨之，迄萬曆三十三年（一六〇五）孫能傳等重編內閣書目時，舊藏善本，所存已寥寥無幾。朱彝尊文淵閣書目跋又云：

藏書散佚

迄萬曆乙巳（一六〇五）輔臣諭內閣，敕房辦事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，惟地志僅存，亦皆嘉隆後書，初非舊本，經典喪失，寥寥無幾。

曝書亭集卷四十四，重編內閣書目跋亦云：

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，四部之書，十亡其九，惟地志差詳。然宋元圖經，舊本並不登載，著於錄者，悉成弘（一四六五——五〇五）以後所編。是則內閣藏書，至萬曆年已不可問。

石本爲文淵閣舊物此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，當爲文淵閣中舊物。文淵閣書目卷十三辰字號第一廡書目，載有：

鐘鼎大篆一部，一冊，完全。

鐘鼎彝器款識一部，一冊，闕。

鐘鼎帖一部，十冊，闕。

籀文一部，二冊，闕。

歷代款識法帖一部，三冊，闕。

此諸目在內閣書目金石部中則僅見鐘鼎大篆一冊（原注不全即南岳岣嶁神禹碑）一種，是其餘四種在明代即已亡佚。不過在內閣大庫檔冊（見玉簡齋叢書）騰

字櫃中除“墨刻禹王碑文一百四十張一捆”外尚有“破爛法帖一包”，當即此亡佚四種之殘餘，而此殘葉三面亦當即此殘餘之殘餘。又如文淵閣書目中之鐘

石本異名鼎彝器款識歷代款識法帖均可確定爲薛書省稱，鐘鼎帖多至十冊仍復殘闕當亦是薛書簡名。蓋明以前金石書，以鐘鼎彝器款識名者，唯薛尚功及王復齋兩家。薛書搜羅完備，釐爲二十卷，模勒上石，故有歷代……法帖之稱。

王書則僅拓本流傳，據曝書亭集卷四十六宋拓鐘鼎款識跋記其流傳次第甚詳，知未流入內府。且王書僅一冊，完全無闕，亦與此目記一部一冊闕者，不合。

又此目所載籀文一部二冊闕者，疑爲石鼓文，或即薛書所載之石鼓，亦未可知。總之，此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，在此目中析爲四名，或三名，必其書式大小裝治不同所致。即閣中所藏，必爲四種，或三種殘本。由此推知

薛書墨拓，在明初已難得完本。及萬曆十六年（西一五八八）萬岳山人硃印本

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序則云：

款識一集，有抄本，無刻本。

又崇禎六年（一六三三）朱謀壘所刻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序亦云：

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，鐘鼎韻七卷：韻有刻本傳世，款識則尚功手書，爲山陰錢德平秘藏。

明人不知有石本
此兩人皆先後翻刻薛書，而竟不知有石刻本，則明代此本流傳之罕，蓋可想見。

石刻在江州
宋刻石本，原在江州。直齋書錄解題鐘鼎篆韻目下云：

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，刻于江州，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。

吾衍學古編論鐘鼎品二則，亦云：

薛尚功款識法帖十卷，（原注尚功字用敏錢唐人，僉書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，）碑在江州，蜀中亦有翻刻者，字加肥。

薛尚功重廣鐘鼎篆韻七卷，江州使庫板，一卷象形奇字，一卷器用名目，五卷韻。

蜀中翻本
蜀中翻刻本，原委不明。元龜茲盛熙明法書考（此書創于至順二年，進呈於元統元年，即一三三一至一三三三。）所載似即本於學古編，而略有增正。

法書考云：

薛尚功款識法帖二十卷，碑在江州，蜀有翻本，字肥，後多一虺鼎。

石本卷數記載不同
蜀本款識如何，今無從取證，此外亦不見於何種著錄，姑置不論。至石本卷數，據學古編法書攷兩書所載，則有十卷，二十卷之異。元靈武幹玉倫徒跋薛氏手書本，亦云：

予讀薛尚功集古今石文，常歎其博，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，乃知今石刻，僅得其半。（按手書本爲二十卷，石本僅得其半，必爲十卷無疑。原跋附朱謀壘刻本薛書後。）

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，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亦云：

石刻所傳，蓋僅有其半。

四庫全書提要則於此問題，疑而不決，其辭如下：

是書見於晁公武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均作二十卷，與今本同。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鐘鼎法帖十卷，卷數互異，似傳寫脫二字。然吾邱衍學古編亦作十卷，所云刻於江州，與振孫之說亦符，蓋當時原有二本也。

石本原有二十卷 考明項子京蕉窗九錄之帖錄云：

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彝古銅器銘二十卷，刻於九江府庫，臨摹極工，甚有古意，今多取便抄錄，作十卷以市於人。

是十卷本乃宋元以來世俗取便抄錄之作，非原書款式如此。元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六，論傳國璽條云：

今取宋薛尚功此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，模勒于後，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。

此云碑本第十八卷，則原書卷數必在十卷以外可知。又黃丕烈藏書題識卷一云：

余藏石刻殘本，少一至六，又十七，十八，共八卷。

是黃氏所藏石本除去殘闕，當有十二卷。古書流通處影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首列參校書目，繆校六種中有

宋石刻祖本，存十二卷，士禮居舊藏，

當即指此。又近人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目下，載朱爲跋云：

摹本多亥豕，而搨本絕少。余于三十年前，得清吟堂高氏舊藏此刻一冊，惟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種耳，秦器已失，何論周以前耶！（按此在薛書第十八卷中。）今觀蘭卿先生所藏十七，十八兩冊，墨色入古，篆畫精妙，定爲初拓善本，洵吉光片羽也。

此均可爲石本原有二十卷之證。

薛氏手寫本 石本之外相傳有薛氏手寫本。崇禎六年（一六三三）朱謀刻本，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劉氏玉海堂刻本，均從此出。北平圖書館藏有朱刻本，其第十五卷後，附有宋元人跋語兩葉，俱從手蹟摹刻者，今備錄於下：

宋元人跋語

孟頫鑒定。

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，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，拜觀於廿四叔外翁室。後二十年，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。

集金石錄者多矣，尚功所編，尤爲精詣，况其墨跡乎？余舊於山陰錢德平家屢閱之，誠奇書也！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，鑑書博士柯九思書於吳氏遜學齋。

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，常歎其博。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，乃知今石刻，僅得其半；而寫本字畫爲精。夫學至於博而精，豈特論藝文而已？至正元年後五月二十二日，靈武幹玉倫徒克莊，在武林驛書。是日以潘雲谷墨，試張掖劉伯溫所遺黃羊尾毛筆。

至正七年秋八月十二日，白野泰不華觀。

姑蘇王行觀。

據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二，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七，所載朱刻本，除上述跋語外，尚有張天雨周伯溫豐坊各親款題識。張天雨跋又見抱經樓藏書志及皕宋樓藏書志經部小學類，茲補錄之：

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器款識，文凡廿卷，較其器之墨跡，筆精墨妙過之，又其討論，有出於博古考古之外。前輩博雅，精詣如此！彼困而不學，竊好古之名，自比於米顛者，得不有愧？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。

薛氏手寫本入清初爲范氏天一閣所得。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跋薛尚功手書

孫氏所見寫本 鐘鼎款識所記原書題跋姓氏，均與朱刻本合。嘉慶間孫星衍又見此本於山東。

玉海堂本載孫序云：

及余再官東省，得見舊寫本，多元明人印章，或題爲繭紙薛尚功手書者，未知是非？然紙色舊而篆文極工……雖不敢定爲薛氏手蹟，其爲宋寫本無疑矣！

此孫氏所見本，與朱謀壘所據原本，已有不同：（1）有元明人印章，而無跋語，故孫氏不敢遽定爲薛氏手書。（2）所載石鼓文全與朱本不合。孫序云：

內有石鼓文字完備，此與世傳楊慎所見李東陽處唐搨本，約略相同，即後人疑楊升庵僞作者。考韓文公作石鼓歌原有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

備無差訛之句，是唐時自有完本。如薛氏作書卽見之，不應他本僅據殘字別石收錄。然以爲後人增補入帙，何以紙色字畫，又與全書無異？豈薛氏以後得本，追改成書耶？

玉海堂
本元明
人印章

此石鼓來歷極可疑。玉海堂本原卽孫氏所模舊寫本。孫氏稱舊寫本多元明人印章，今玉海堂本曾將此元明人印章，照原式鐫出。其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目錄卷第一下，有沈氏雄仲，柯九思敬仲印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第十卷終，有錢氏德平，沈氏雄仲，第三卷前有謝氏長原等印。錢德平柯九思謝長原均見朱本跋語。至沈雄仲與此本關係，則見明都穆寓意編及汪砢玉珊瑚網古今法書錄。寓意編云：

史丈（明古）復有薛尚功摹鐘鼎款識真跡二十卷，後題云，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，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畱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，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，趙孟頫鑒定，白野不華周伯琦題名，張伯雨柯九思跋。此帖舊爲吾鄉沈雄仲藏。雄仲名洪，元亘室，號萬三之後，善草隸書，老而貧，故史氏得之。成化戊申（即弘治元年，西一四八八，）予館授史氏，九月，其家火作，書畫多付煨燼，唯此帖及歐褚趙模書數卷獨存，豈奇寶鬼神固衛之耶？

朱本玉
海堂本
石鼓之
不同

此可證玉海堂本與朱本同出一源。玉海堂本與朱本篆書行款，前後大略一致，獨石鼓則兩本大不相同。朱本石鼓有薛氏後記云：

右岐陽十鼓，周宣王太史籀所書。歲月深遠，剝泐殆盡。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，以甲乙第其次，雖不成文，然典型尚在。姑勒於此，與好事者共之。

玉海堂本亦將此記刊去。雖孫氏云紙色字畫與全書無異，但從此舊寫本流傳之原委觀之，玉海堂本所載石鼓，必後人據楊慎本（？）竄改。

楊慎有石鼓文音釋。四庫全書提要載慎自序，稱東陽嘗語慎，及見東坡楊本石鼓之本，篆籀特全，將手書上石，未竟而卒，慎因以東陽舊本，錄而藏之。又慎所著金石古文，其第二卷亦載石鼓文，後有跋云：

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，凡七百二字，蓋全文也，嘗刻之木以傳

矣。

細核金石古文所載石鼓僅六百五十二字，（連重文在內，）與慎所稱七百二字不合。楊賓鐵函齋書跋連江石鼓文跋云：

連江吳襄惠公文華得舊拓石鼓文於楊用修，用修得之李西涯，實蘇子瞻藏本也。

連江本後載入陝西通志，其字數與金石古文略同。朱遏先先生藏有陶滋石鼓文正誤，其後序云：

陶本石鼓

滋以正德戊寅歲作石鼓文正誤，甫成編，以諫止南狩觸罪，坐斥橋門，一日過寮友國博陸君俊卿家，見几上有舊書一冊，取而閱之，乃東坡蘇子石鼓文摹本也。刻之者爲維揚歐氏本源，歐得之於甬東楊氏準，不知楊得之何人？……蘇本六百一十一字，（按重文四十六字未計入，）九鼓篆籀皆完，惟一鼓僅存其半焉，惜薛尚功輩爲音釋時，不獲見此！……正德庚辰（按即正德十五年，西一五二〇，）春三月七日，汾亭子陶滋書。

此云與楊慎本同出蘇氏，字數相差只數字，此相差數字，或即陶序所謂“合舊編重爲刪定”者所致。又楊升庵年譜載

正德十六年（西一五二一）辛巳冬十月，以李東陽所授東坡石鼓文舊本，屬善書者錄爲一卷，藏之齋閣。

楊氏見此本，與陶氏僅相差一年。是此本當時已流傳非一。陸深金臺紀聞疑升庵以補綴爲奇，朱彝尊日下舊聞考及曝書亭集石鼓文跋謂爲楊升庵僞造者，似皆有周納之嫌。

玉海堂本石鼓

玉海堂本石鼓正文六百十四字，重文四十九字，（內小魚，二日，五日，等合文，依前計算例，每兩字仍作一字計，）又比陶本多六字，比楊本多十一字。此必據陶楊兩本，再參酌別本，補綴而成。在未有陶楊兩本以前，決不能有此字數最多之玉海堂本。陶序明云“惜薛尚功輩爲音釋時，不獲見此，”可證此本原與薛書無關。近聞徐森玉先生言，十年前在廠肆曾見薛書石本殘帙，其中石鼓首尾完具，與玉海堂本同。森玉先生任北平圖書館採訪部主

徐氏所見石本石鼓

任，精鑒別，凡近二十年來由琉璃廠隆福寺書肆售出之善本書籍，無不寓目者，若所記不誤，則此石本之來歷，至爲可疑。石廬金石志卷八，圖譜類，云，藏有宋刻殘本十七，十八兩冊，本爲晉府收藏物，有晉府圖書，敬德堂圖書印，子子孫孫永寶用，等朱文印，當即宋拓石本無疑。石鼓原在薛書第十七卷中，此殘本有葉志詵郭尚先朱爲弼三跋，於石鼓行款字數，均未言及，大致與朱本，阮本，不能有若何差異，若此本與朱本阮本不同，則跋中不容不言。又郭尚先跋云：

右金石款識第十八卷，以明朱謀璽刊本校之，悉同，惟彼本（即石本，對朱本言，故稱彼本，）秦璽向巨源本第一，畢景儒本第三耳。

此石本，朱本不同處。考輶耕錄卷二十六論傳國璽條，引碑本第十八卷璽文次第，正是向巨源本第一，畢景儒本第三。阮本亦云據舊鈔宋時石本校勘，其第十八卷秦璽次第，亦與輶耕錄所引同。可證阮本所據以校勘者，確爲舊鈔宋時石本。阮本石鼓與朱本不異，正可證明石本石鼓，與玉海堂本不同。森玉先生所見薛書殘本，今不知流入誰家？薛書蜀本，除吾盛二家外，向不見於著錄，此或即蜀本歟？然盛書明云字肥，後多一虺鼎，此外如有若何差異，不容不言。是蜀本石鼓，亦未必如此。姑誌於此，以待他日論定云。

寫本石本行款 各本每葉行款起訖，朱本，硃印本，玉海堂本，古書流通處本，均同。可斷其同出於舊寫本。石本則略有不同。此石本殘葉第一面，自仲駒敦蓋以下，寫本在第十三卷第八葉；仲駒敦蓋以前，則在第七葉。是石本在一面中，而寫本分屬兩葉。此種差別，雖甚微細，但亦可見寫本與石本，原不相襲。舊謂寫本出薛尚功手摹，以朱本所載跋語觀之，嘉熙三年楊伯崑跋，距薛氏成書約百年，柯九思跋，距楊跋又約百年，柯同時人有吾衍張天雨趙孟頫俱精於鑒賞，玉海堂本卷一有貞白子，卷十二有貞白居士，卷十三有貞白道人諸印，貞白即吾衍，薛爲錢塘人而此書爲山陰錢德平舊藏，泰不華斡玉倫徒之跋，皆其官江浙行省時所爲，吾衍張天雨又錢塘人，以此論之，此書出於薛氏手摹，似屬可信。又朱爲弼跋云：

吾浙薛氏尚功款識蒐羅旣富，辨釋亦博，皆自書上石，不特篆法渾成，

隸法奇古，卽楷書亦上逼顏柳，題爲法帖，良不誣也。

今觀此石本，摹寫之佳，實在朱本玉海堂本之上。龔圃藏書題識云：

此書自以宋刻爲最佳，精鈔次之。

又云：

旣無石刻，則朱本可據。

誠爲篤論。是石本之出於薛氏手摹，又似可信。

石本難得寫本，則朱本玉海堂本，猶存典型。石本原石，據朱爲弼云：“入元代毀以累塔。”（見石廬金石志。）拓本，則人間已無全璧，卽間有一二殘編零簡，亦秘藏嚴局，無由窺見。阮本雖號稱得舊鈔宋時石本校勘，其每葉行款起訖，已全改石本之舊，其款識出於展轉傳摹，更在朱本之下。徐康前塵夢影錄云：

阮文達撫浙時，得舊鈔本，因令陳仲魚鱣趙次閑之琛作篆，高爽泉壇書釋文，千種一律，同於鑿空，遠不及積古齋款識據拓本撫刻者。嗣爲粵督，始見朱刻本，大悔，奈幕中無何夢華朱菽堂張叔未諸君，慙惠集事，文達意興亦衰，否則學東西黎棗木甚賤，而刻工亦精，可爲而不爲，書之顯晦，非有數耶？

此卽阮本朱本優劣論。阮本既不足據，石本又不易得，此宋拓殘葉，實可使吾人窺見石本一斑，是亦足以珍異矣！

石本收載見於著錄者石本傳世旣稀，茲將嘉道以來，各家藏弆，見於著錄者，備列於下，藉爲本文結束。

歸朝煦藏石本——見玉海堂本孫星衍序。

黃龔圃藏殘石本共十二卷（缺一至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共八卷，）——見龔圃藏書題識。

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——見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。

吳大澂藏宋拓殘石本——見前塵夢影錄江標注。

朱爲弼得高氏清吟堂舊藏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種——見石廬金石志。

林鈞藏宋刊殘本十七，十八兩冊——見石廬金石志。

十九，五，二七，於北海。